

謠言成真 Forever 21 為何會破產？

兩大原因

快時尚業者 Forever 21 宣佈將聲請破產保護。路透 Forever 21 流傳許久的破產謠言最終依然成真，凸顯這家美國快時尚品牌在網路購物興盛、折扣業者強敵環伺之下業績節節敗退，而自身不注重成衣品質、又不惜成本展店的做法，更形成深埋已久的問題。

首先，Forever 21 在全美購物中心的地位愈來愈邊緣化。在青少年服飾業者 Abercrombie & Fitch 等同業加碼投資於提升產品品質以吸引消費者之際，Forever 21 依然停留在給人「廉價貨」的印象。當 Zara 調整快時尚戰術，包括調高品質與價格時，Forever 21 並未跟上腳步。

當全美服飾連鎖業者專注於關閉不賺錢門市、縮小店面以提高獲利時，Forever 21 仍不放棄租用大面積店面。更重要的是，消費者有太多其他更好的選擇。



JJK 研究公司零售分析師克洛彭伯格表示：「他們喪失流行，習慣快速模仿高端品牌，變得過度混搭，對流行的影響力下滑，同時品質還降低。門市面積只有愈來愈大，甚至擁有一些大到 2 萬平方英尺（約 562 坪）。」

其次，Forever 21 也是被美國零售業早已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擊倒。在消費潮流轉向網路購物之際，美國實體零售店面數量依然太多。瑞銀（UBS）今年初估計，隨著網路零售銷售滲透率到 2026 年將提高至 25%，高於當前的 16%，屆時美國目前的 8.2 萬家服飾店中，將有 2.1 萬家必須關閉。

此外，沃爾瑪與目標百貨（Target）等折扣零售巨擘愈來愈能抓住消費者的服飾購買胃口，提供流行且優惠的價格。這些折扣業者擁有大型供應鏈，能因應海外市場工資上漲與關稅引發的成本上揚，Forever 21 在這方面則無法匹敵。

新英格蘭投資退休集團策略師吉庫馬克斯表示：「你現在在零售領域看到的強者是目標百貨和沃爾瑪。像 Forever 21 這類單打獨鬥、中小型零售業者正面臨困境，因為購物中心客流量持續下滑。折扣業者有更大的事業，能抵銷較高的成本。」

（經濟日報）

庫克剛同意將生產線留在美國， 特朗普就變卦了！

最近這幾年，美國一直都想讓製造業重回本土市場，雖然有多個舉動，可是效果並不理想。還是有很多企業將生產線製造廠遷了出去，讓特朗普很是苦惱。

而蘋果作為全球最好智慧手機品牌，美國對於其也是十分關注。特別是蘋果計畫要將最後一條生產線遷到中國，讓特朗普很是不滿。這樣一來，蘋果在美國本土就沒了製造廠，而且還會讓很多的美國員工失業。

為了挽回蘋果的這最後一條生產線，美國政府表示如果庫克堅持之前的策略，那麼，蘋果將在海外生產的零件運回美國時，美政府將會對於其收取額外的費用。

對於蘋果來說，本身就處在轉型的關鍵時期，需要去努力降低運作成本。而美國市場對於蘋果來說也是非常低重要，如果被增收附加費用的話，會使得蘋果的處境更加艱難。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蘋果不得不對美政府進行妥協，其表示會其新版的高端臺式電腦 Mac Pro 的生產線繼續留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而前提是特朗普免去該產品的零件附加費用。也就是說，庫克最終還是沒有能



把生產線遷出去。

這樣一來，特朗普保住了蘋果在國內的最後一天生產線，同時也保證了大量員工的飯碗，同時也是自己的一個政績。

然而，就在蘋果向特朗普妥協之後，很突然地，令庫克沒想到的是，特朗普對於此前的承諾變卦了。根據媒體的報導，美國政府又拒絕了蘋果對於五個關鍵

部位零件的免收 25% 額外費用的請求。

這就讓人看不懂了，之前是特朗普利用政府壓力來限制蘋果將生產線遷出美國，在蘋果妥協之後，其卻是又反悔，毫無契約精神，這樣的特朗普說出來的話還怎麼能讓別人信服呢？

無獨有偶，此前，日本和歐盟就迫於壓力對美國進行了妥協，不得不接盤了大量的美國農產品，可是之後美國仍宣佈對日本的汽車巨頭本田和德國汽車巨頭寶馬、大眾展開調查，以限制其發展；而在最近日本承諾對美國打開價值 72 億美元的農產品市場之後，美國仍未對日本車企做出任何承諾。因此，蘋果做出承諾之後，美國卻不再妥協，此舉也並不令人意外。只不過是，在針對外國企業的同時，特朗普也在限制國內的企業，就有點讓人看不懂了。

所以，對於特朗普的承諾，還是要早有防備才好，不然達成的協議很可能還會作廢。網友表示：庫克還是低估了特朗普，這不就是被耍了嗎？

（搜狐網）

華男被梅西百貨狠宰 2 萬刀買假勞力士？ 被種族歧視？

據美國媒體報導，一名華人日前花了 21945.122 美元在梅西百貨買了一支勞力士手錶，沒想到送去鑒定後發現是假機殼，真機芯也有 23 年歷史了，並且該手錶根本不能用來計時，該男子氣憤不已，立刻將梅西百貨告上法庭，並要求退貨和全額退還他買手錶的費用。

華人男子甄玉泉花了 16 萬在梅西百貨買了塊表

據瞭解，該男子為法拉盛居民甄玉泉（Zhen Yu Quan 音譯），他在起訴書中說，2019 年 7 月 9 日，他在梅西百貨以 21945.12 美元的價格買了一塊瑞士勞力士（Rolex）18K 金手錶，款型是 Gentleman's Oyster Perpetual Day-Date 18K yellow gold Rolex，手錶的身份編號是 W679183。

付款後，他還多付了 339.69 美元，讓店員幫他調整錶鏈，以便能戴在手腕上，梅西店員保留了拆卸出來的部分錶帶。甄玉泉說，當時梅西的銷售人員跟他說，這是新的腕表並且由勞力士的原裝零件製成。

16 萬的表不能計時，機芯被人改裝過

豈料回家後，還未到一個小時，他忽然發現手錶忽快忽慢走得不准，於是他拿著手錶再次來到梅西百貨，然而店員告訴他“這很正常，有些勞力士手錶是自動上弦的，所以時間才會走得慢，手錶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聽了店員的解釋後，甄玉泉半信半疑的將手錶拿回家，戴了幾天後，他發現手錶的時間依然走的有點慢，於是他去往紐約第五大道一家勞力士專賣店，要求對該手錶進行檢驗。果然，檢驗過後，店員告訴他送檢的這塊勞力士手錶不是新表，實際已有 23 年歷史，且錶盤經過改裝，非原廠出產。

甄玉泉在起訴書中說，他自己

上網搜查，才知該手錶的系列編號 W679183 表明，其出產年份在 1995 年。

而且據他調查，類似這種“真錶盤、假機芯”的二手勞力士，其售價在 12000 美元至 1 萬 3 千美元之間。

梅西百貨拒絕退貨和退款，甄玉泉將其告上法庭

花了 16 萬買了塊只值 8、9 萬的二手錶，還不能幫忙計時，這簡直是不能忍，於是甄玉泉在 2019 年 8 月份第三次來到梅西百貨要求退貨，退款，但梅西百貨的店員拒絕了甄玉泉的請求，並且表示：您手錶的錶帶已經被拆卸過，不能退貨，我們也不能給您退款。

個人交流失敗，甄玉泉只好選擇法律程式，2019 年 8 月底，他聘請了律師，並且通過律師向店家反映、要求退款，梅西的代表則于 8 月 30 日回復原告律師，同意對此事進行調查。

但直到 9 月 27 日之前，梅西百貨都尚未同意全額賠償甄玉泉，於是他將梅西百貨告上法庭，要求賠償手錶的貨款和調整錶帶的費用，並賠償利息、誤工費、律師費等損失費用。

梅西百貨種族歧視，經常拿二手錶賣給華人

據悉，目前法院已經接收了甄玉泉的案子，並正在進一步審理中，甄玉泉告訴記者，他絕對相信梅西百貨店員是根據“他的外貌和講國語”這兩個因素而把他當作美國的短期遊客，一旦返回祖國，即使發現被騙，也無法追索，所以這些美國百貨店員完全可以“狸貓換太子”，將那些壞表賣給華人，並且從中獲利不少。

甄玉泉強調道：這完全是一種歧視！如果這次我不堅持將他們告上法庭，那麼我也會變成其中一個可憐的受騙者。

據瞭解，勞力士手錶渾身都是寶，



即使是拆成零碎來賣，那也可賣個好價，當然二手的畢竟是二手的，一個全新的殼子配上一個老式的機芯，那麼這個手錶就不會那麼值錢，最多只能賣到一兩萬。

用最新的殼子裝一個 23 年前的機芯，換來一個完全不能計時的手錶，只能說梅西百貨梅西百貨也不保險了啊，現在花錢買個東西真是提心吊膽。（文學城）

比爾·蓋茨撰文： 中國為全球發展帶來曙光



中國正在積極探索並參與應對全球不平等的挑戰。中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模式。如果想瞭解全球發展不平等的現狀，從普若斯泊·查基博士的工作中即可窺見一斑。

查基博士是一位坦尚尼亞研究瘧疾防控的專家，最近正與中國科學家團隊進行合作。他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需要涉入沼澤、湖泊和其他死水地帶，因為那裡是按蚊繁殖的地方。因為與那些蚊子攜帶的疾病作鬥爭，他已罹患瘧疾不下 10 次。但病痛絲毫沒有削弱他對抗瘧工作的熱忱。他說：“蚊子很狡猾，我們必須更勝一籌！”

查基博士以及全球奮鬥在抗瘧前

線的夥伴們的努力已獲得回報：根據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的資料，全球瘧疾死亡人數自 2000 年以來已經下降了近 30%。其中，中國的進步更是令人難以置信。新中國成立之初仍有 3000 萬瘧疾病例，如今在其迎來第七十個生日之際實現了連續 3 年本地零病例。

每年，蓋茨基金會都會發佈一份《目標守衛者》報告，追蹤全球迎戰貧困和疾病方面取得的進展。今年的報告帶來了好消息，在過去 20 年中，全球發展一直呈現積極態勢。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孩子受教育的時間都比以往更長。儘管氣候變化等挑戰使發展中國家人民維持健康變得更加困難，但幾乎每個國家的兒童死亡率都有所

下降。即使在低收入和中等低收入國家的貧困地區，也有超過 99% 的社區的健康和教育水準得到了改善。

然而，全球抗瘧的進展並不均衡：絕大多數新發瘧疾病例都出現在較貧窮的國家，低收入國家承擔著 90% 以上的疾病負擔。富裕地區與貧窮地區之間的差距依然巨大，且彌合鴻溝的速度並不夠快。這不僅體現在瘧疾上，還體現在許多其他的疾病和問題上。貧困和教育領域的資料凸顯了不平等這一痼疾。如今，還有近 5 億人仍然生活在沒有基礎醫療和教育的地方。

我們如何縮小這些差距呢？在這方面，中國為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榜樣。在過去幾十年裡，即便在新中國成立

初期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中國始終致力於改善人民的健康與教育水準、縮小最富裕者與最貧窮者之間的差距。

中國在大規模改善孕產婦健康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國農村女性與城市女性因分娩死亡的幾率差距已經基本消失。與此同時，全國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每十萬不足 20 例，遠低於可持續發展目標提出的 70 例。這樣的進步主要得益於中國政府不斷改善其醫療保障體系，並將母嬰保健作為基礎醫療體系的一部分進行投資，使更多人得以享受更多的服務。

這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模式。當然，中國助力全球消除持續不平等現象還不止體現在這一個領域。令人興奮的是，中國正在積極探索並參與應對全球不平等的挑戰。

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中國的瘧疾防控專家不僅為自己國家交上了完美的成績單，也在與世界其他正在和瘧疾抗爭的國家分享成功經驗。近年來，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隊伍，已經開始通過試點專案，與查基博士的團隊、當地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積極展開多邊合作。蓋茨基金會有幸參與其中，為這一專案提供了技術、戰略與資金支援。目前該專案仍處於初期階段，但我相信未來一定會大幅降低當地因瘧疾帶來的疾病負擔。

所有這些都非易事。即使在世界其他地區發展都有所改善的情況下，最貧窮地區的最貧窮人民仍然發展緩慢。為改變這一現狀，全世界都需要加大投入。中國已經證明，通過集中精力改善最貧困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條件，這種變化就會成為可能。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將為解決全球發展不平等問題帶來曙光。

（人民日報）

下台剛 4 個月，“史上最年輕領導人”要回來了

奧地利國民議會選舉結果公佈，根據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前總理庫爾茨（Sebastian Kurz）領導的奧地利人民黨以 37% 的得票率成為大選最大贏家，大幅領先社民黨和自由黨等其他黨派。

這位因為“通俄醜聞”被罷免的 33 歲前總理，時隔四個月有望重返政壇、再次取得“世界最年輕領導人”稱號。這一投票結果也意味著奧地利政府將開始新的節點。

但分析人士指出，新政府組閣將是庫爾茨面臨的一大考驗：贏得大選的人民黨是要與極右翼再次聯手，還是會轉向與“左翼”合作共同組建政府。

據英國《衛報》29 日報導，根據 29 日公佈的初步結果，庫爾茨領導的保守派奧地利人民黨贏得了 37% 以上的選票，穩居第一；而極右翼黨派——奧地利自由黨的支持率則暴跌超過三分之一，僅獲得 16% 的支持率，被《衛報》形容為“人民因‘通俄醜聞’對於自由黨的懲罰”。



根據奧地利聯邦內政部公佈計票結果：人民黨以 37%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較 2017 年上升 5.7 個百分點；社民黨得票率為 21.7%，較上年下降 5 個百分點；自由黨得票率大幅下降 10 個百分點，得票率為 16.1%；綠黨的得票率更大幅上升至 14%。

庫爾茨組閣的艱難抉擇：與“左翼”還是右翼“聯姻”？

據《歐洲新聞網》分析，庫爾茨領導的人民黨大勝，但仍沒有足夠的選票來單獨組閣執政。這一結果意味著，如何選擇合作夥伴進行組建新政府，成為庫爾茨面臨的又一挑戰：要麼與極右翼再次結盟，



要麼與綠黨合作，綠黨因為“親歐盟”和提倡環保的政治觀點被認為是“左翼”政黨。

自由黨領導人在投票前曾表示，他希望恢復與人民黨的“聯姻”。基爾大學教授路德（Richard Luther）對《歐洲新聞網》表示，自由黨是大選“當晚最大的輸家”，因此他表示庫爾茨選擇“與自由黨站在一起是有風險的”。

另外，在最近全球呼籲採取行動遏制氣候變化的鼓舞下，綠黨支持率飆升，反映出奧地利與德國等歐洲其他地區的相同趨勢。然而，路德則提醒道，選擇綠黨可能對庫爾茨在政策制定方面造成挑戰，綠

黨“親歐盟”的政治傾向會“削弱他的反移民政策的實施”。

觀察者網曾報導，庫爾茨在 2017 年當選奧地利總理，時年 31 歲，被媒體稱為“世界上最年輕的領導人”。

庫爾茨上臺後採納了極右翼的許多理念、政策和口號，比如在移民問題上採取了強硬立場，主張採取更嚴厲的政策，以阻止尋求庇護者湧入歐洲。他還積極參與文化戰爭，推動在小學禁止戴伊斯蘭頭巾的提議。

今年 5 月，一段疑似“通俄”視頻的曝光，引發奧地利政壇大地震：自由黨副總理辭職、執政聯盟（奧地利人民黨和自由黨）解散、執政僅一年半的庫爾茨被罷免，奧地利宣佈提前舉行國民議會選舉。

之後有奧地利媒體稱，這場“通俄”事件從頭到尾就是個局，其核心人物“俄羅斯寡頭的侄女”，實際上是由一名精通俄語的波士尼亞女大學生扮演的。

（觀察者網）

華裔總統候選人楊安澤變“曬娃狂魔”



美國 2020 年將舉行總統大選，民主黨一眾候選人正激烈地爭奪唯一一個提名機會。在他們當中，不乏名聲赫赫的資深政客拜登、沃倫等，但也有初出茅廬的政壇新秀，比如華裔候選人楊安澤。

據《華盛頓時報》9 月 27 日報導，楊安澤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民主黨一味攻擊特朗普並不是一個好策略，他們需要提出一個正面的願景，來幫助自己在明年的選舉中獲勝。

而對於他本人來說，最為人熟知

的還是“自由紅利”政策。他提議給全美成年公民每人每月發 1000 美元（約合 7000 元人民幣）的自由紅利，來應對人工智能造成的就業崗位減少問題。

楊安澤常常提及對妻兒支持的感激，和忙於工作無法經常陪伴他們的遺憾。他頻頻在推特曬出妻兒照片，炫妻曬娃停不下來。太太非常端莊，兩個萌娃也是可愛爆表。網友紛紛留言戲稱：沖著可愛的孩子，這票就投你了！

看來，他的這波溫情攻勢還是很奏

效的。看著他曬出的那些其樂融融的照片，不知道的還會以為這就是個普通的美滿家庭。但其實，溫馨的背後也有著一絲辛酸苦楚。

楊安澤有兩個兒子，但其中一個患有自閉症，他的妻子伊芙琳曾是位行銷高管，為了照顧家庭，不得不辭去工作，變成了全職太太。

其實，楊安澤的很多想法都與自己的家庭狀況有關。他說，他的妻子付出那麼多，但若按照 GDP 貢獻來算，數

字卻是零，這非常不公平。所以他想改變以 GDP 衡量經濟甚至是國家發展的做法，加入環境、壽命等更多考量因素。

另外，他認為應加強對自閉症兒童的資金援助，贏得了很多自閉症患者家長的支持。

（文學城）

揭秘閱兵服裝：件件精品 6 天量體 6000 餘人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閱兵舉世矚目。揚國威壯軍威的方隊接受檢閱的背後，有這樣一群人，為閱兵方隊的服裝鞋帽付出了近半年的心血。“穿在官兵身上件件是精品，掛在櫥窗裡個個像藝術品”，承擔國慶閱兵被裝生產和服務保障工作是新興際華集團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從外形挺括的服裝、透氣舒適的鞋靴到鮮豔的五星紅旗……新興際華集團共承擔被裝生產保障任務 139 個品種、12.33 萬套（件、雙），包括陸海空火箭軍禮服、常服、大簷帽，裝備方隊作戰靴、火箭軍專用作戰靴、艦艇作戰靴、徒步方隊作戰靴，儀仗隊長筒皮鞋、飛行靴，海空軍航空兵飛行裝具包、突擊背包、防彈背心、戰鬥攜行具、作戰手套、體能訓練服，各種胸標肩章等。

“批量定制”6 天量體 6000 餘人

陸續投入 1789 台生產設備、56 條生產線、2329 名工人，9 月 15 日，新興際華集團圓滿完成了閱兵限期生產保障任務。對於閱兵被服保障任務，新興際華集團可謂輕車熟路。無論是保障建國 50 周年、60 周年大閱兵制裝，還是裝備神舟系列的太空靴、搜救服，新興際華集團始終是國家研發設計和生產服務的主力軍。

閱兵保障任務服裝鞋帽數量雖多，卻是件件需要量體裁衣的“批量定制”服務。7 月 4 日，新興際華集團所屬三級企業際華 3502 公司 8 個人組成量體隊伍，進駐閱兵訓練基地開始進行量體套測工作。際華 3514、3515 公司在軍需工程技術研究所的帶領下，先後三次進駐部隊，為閱兵戰士們逐一進行手工測量腳型。

量體中心技術員張亮說：“我們基本都是在戰士們訓練時量體的，當時是 7 月份，正是最熱的時候，最高氣溫高達 40 度。戰士們頑強拼搏的訓練使我們備受鼓舞。我們每天從早上 8 點工作到晚上 11 點多，回到住處基本在 12 點多。但是一天的工作還未結束，因為第二天公司資料科人員要在賓館現場錄入資料並及時發回總廠，所以我們需要當天整理與審核尺寸單，等工作全部完成就到了凌晨 2 點左右。就這樣，6 天的時間我們量體 6000 餘人。”

高級定制服務部工程師田景春帶隊



為將官方隊和閱兵總指揮、副總指揮等人量體，他介紹稱，在量體過程中會根據個人喜好和行動習慣做出放縮量的調整，還對服裝的袖子和袖籠的關係以及落肩的尺寸進行分析，研究如何達到抬胳膊、前後甩臂動作自如。

6 天的時間，量體、資料錄入和傳輸全部結束，且適體率和資料準確率 100%。際華 3502 公司特裝分廠負責生產重要產品和特殊產品，這次閱兵服裝中的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的服裝在這裡生產。為保證服裝的美觀舒適和功能性，按照特殊部位的用途功能做了調整，從工藝上進行平肩及袖籠的處理，在縫紉整燙

後找體型相近的真人試穿，做相應的動作，體會服裝的舒適程度和外觀效果。

職業裝研究院院長劉壯洪對記者說，考慮到閱兵英模方隊人員不確定，需要全系列的服裝準備。但此系列服裝年代久遠，技術資料不齊全，服裝主輔材料、配套服飾也不好採購。因為此系列服裝多為單套，尋找材料廠家訂購不現實，研究院人員和採購人員就將材料庫的所有庫存布料翻了個遍，布料不夠的就按照公司保留的樣品進行材料的定制定染；配套服飾也是多方聯繫服飾廠家進行配備，其中一套將軍的肩章多方打聽尋找無果，最後才在個人收藏中尋到。

閱兵村裡每天保養千餘套服裝鞋靴

近幾年，新興際華集團所屬企業際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際華股份”）先後引進了全智慧服裝吊掛生產線、雙密度鞋靴 DESMA 智慧生產線，購置專用設備、特種設備、整燙設備、自動排版裁割設備、進口雙點塗層機、全自動跟腰聯合機等智慧化高檔設備，實現了從手工生產、半自動化逐步到全自動化生產。

這次閱兵服生產中，這些先進設備和智慧設備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動鎖眼機比之前的機器每鎖一個扣眼提高了 2—3 秒；智慧吊掛線電腦監控所有裁片的投放和製作流程，更科學高效。

除了生產保障上，新興際華集團還選派了 47 名技術骨幹及維修服務人員進駐閱兵村。由於士兵訓練強度大，服裝、鞋靴磨損快，服務人員在高溫酷暑下每天工作 10 餘小時，每天修飾、保養、洗滌千餘套（件、雙）服裝鞋靴。

“這些戰士都和我們的孩子差不多大，孩子們太辛苦了，不容易啊！每次看到衣服磨出的破洞、踩爛的腳口，聽到戰士們對她們說聲謝謝，她們在感到無比滿足的同時會更加疼惜這些孩子。”服務人員中的老大姐陳永紅、王國英對記者說。

歷史沿革的紅色印記

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前身為解放軍總後生產部，成立於 1952 年 6 月。從全軍第一次統一著裝“50 式”軍服和第一次授銜的“55 式”軍銜服裝開始，新興際華集團所屬軍需企業相繼承擔了不同時期的軍需品設計和生產任務。

作為新興際華集團核心成員企業，際華股份具有鮮明的紅色軍需保障的印記。例如際華 3513 公司在 1938 年 9 月 10 日誕生於延安，是我黨我軍最早成立的制革、制皮件和制鞋的工廠。1945 年 8 月，黨中央代表團赴重慶談判前夕，工廠連夜為毛主席趕制了黑面單皮鞋，還為周恩來、葉劍英、賀龍等中央領導製作過皮大衣和皮鞋。

如今的新興際華集團擁有 180 餘條職業裝生產線、100 餘條職業鞋靴生產線。年生產職業裝 7000 萬套件、職業鞋靴年產能力 1.5 億雙，在軍警裝備、應急保障、行配工裝等領域發揮重要的保障作用。

（第一財經）

揭秘逼死臉書跳樓員工的 PIP 制度：

近乎羞辱的方式逼你辭職



2019 年 9 月 19 日，一名程式師從臉書（Facebook）位於門洛派克（Menlo Park）總部的辦公大樓樓頂跳下，像一顆流星一般結束了自己 38 歲的年輕生命。

當天下午，關於該名程式師的詳細身份資訊在網上不脛而走。我們無心去再次揭開他家人、朋友的傷疤，因此並不準備詳細介紹關於他的個人資訊。為了方便行文，我們稱死者為 A。

在翻閱 A 短暫的生命經歷時，我們看的是一個勤勉的奮鬥人生。我們好奇，是什麼樣的壓力，讓這位頂著國內外名校的光環，有著世界名企工作經歷加持的程式師絕望地站在辦公大樓樓頂，一躍而下？A 的經歷就像父母口中別人的孩子一樣。畢業於國內某頂尖名校後，他去往了世界五百強公司工作。然後遠渡重洋，去了國外另一頂尖名校讀研，於去年入職矽谷最大的科技巨頭公司之一——Facebook 臉書公司。

根據相關媒體報導：A 的同事說，A 生前極為努力，但卻並不得到管理層的賞識，被要求加入 PIP 中，很有可能失去工作。作為尚未拿到美國綠卡的移民，失去工作代表著簽證的失效，關乎他和他的家庭的去留問題。而這，很有可能是壓倒 A

的最後一根稻草。

A 不是第一個選擇以如此極端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程式師。2017 年，優步（Uber）公司的一名電腦工程師自殺，留下了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他在自殺前的種種舉動，都透露出他從公司的糟糕管理、高壓工作環境和不融洽的團隊關係中受到的壓力無法得到疏解，因此選擇如此極端的方式來結束生命。

近年來，關於矽谷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與不友善的公司文化的報導也頻現報端，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哪裡出問題了？

達摩克利斯之劍：PIP 和 H1b 簽證的雙重壓力
就像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會劍會落下。雖然這名 Facebook 工程師尚未正式接到離職通知，但得知很有可能被加入 PIP 之後，他變得極為沮喪，因為這預示著達摩克利斯之劍已經高懸於頂。

PIP，即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中文為績效提升計畫），是指進入 PIP 組的雇員在一段時間內提高表現，如果不能達到標準，就會被炒掉。雖然話留有餘地，但最後達標的標準往往是難於上青天，因此進入 PIP 組，也就是被解雇的前

兆。而 PIP 的可怕之處不僅於此。PIP 有點像是淒遲——公司想要幫你，但你爛泥扶不上牆——是一種近乎侮辱的處理方式。

據知名 Youtuber Tech Lead 所說，A 生前在臉書公司供職於廣告技術部門——一個細微錯誤就可以導致百萬級損失的部門。所有的成員都處於高壓狀態下。A 曾經向上級領導以及人力資源部門求助，想要調往其它的部門工作。但 A 的經理阻止了他的調離，並打破了他對 A 的承諾。面對著工作的重重壓力，加上要被要求加入 PIP 的可能性，A 緊繃的神經終於斷裂，這可能是導致 A 邁上四樓的天臺主要原因。

在外人看來，最差的結果也不過是失業，重新找一份工作即可，為什麼 A 會選擇這條絕路。事實上，讓 A 選擇這條路的原因還有一個——H1b 簽證。可能缺乏在美工作經歷的人是無法理解 H1b 的意義——一張代表著你在美合法工作的薄紙。

在美國，如果你是 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畢業的學生，你將有三年的校外工作許可（OPT）期，你需要在這三年的時間裡，找到一家願意僱傭你並贊助你簽證的公司。然後，你



將會和同年所有的申請 H1b 簽證的人一起以抽籤的形式獲取 65000 張 H1b 簽證。如果你幸運的話，你將獲得 H1b 簽證，讓你最長能在美國工作六年的時間。但遺憾的是，這張薄薄的紙，一方面是你留美的平安符，另一方面也是一張現代版的“奴隸契約”。根據規定，H1B 身份持有人可以呆在美國的唯一原因是其工作身份。一旦 H1B 身份持有人失去工作，按規定，其必須在第二天離開美國。雖然有一定天數的緩衝期，但在緩衝期之內找到新工作也絕非易事。根據資料，我們瞭解到 A 已經在美國度過八年時間，除去讀書兩年，意味著他已經在美工作了六年。也許其中包含了一年或幾年的 OPT 期，但我們還是能夠發現，留給他獲得綠卡的時間不多了。

不僅如此，根據 Computerworld 的一份報告，在 2013 年，H1b 移民只需要雇主付每年 52,229 美元即可雇傭，而當地相同職位的年平均工資為 93,000 美元。只因爲你需要這張簽證，即使做的是一樣的工作，你每年也比他人少賺 40,771 美元。

可想而知，H1b 薪資低這個現象在全美範圍內的華人群體中，有多普遍。而這個現象不僅僅局限在矽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封建社會裡，地主依靠掌握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源來限制與壓榨農奴，從而使他們依附地主。而在矽谷，公司利用如 H1b 簽證的政策資源來限制碼農就業自由，從而使他們依附公司，無法逃離。

“美國夢”、“矽谷 996”背後隱藏的危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研究調查，四分之一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某種精神健康問題，比如抑鬱症、躁狂症等等。但四分之一這個數字，根本沒法概括矽谷的情況。大多數矽谷的“成功人士”，即便有這種精神健康或者心理問題，也不會和人談起，只是在衆所周知的巨大陰影中，選擇沉默。

2016 年，常駐矽谷的精神病學家 Michael Freeman 進行了一項針對於探究精神病與企業家精神之間的關係的學習。經過他數年的研究，他發現企業家身上的多種人格——例如創造力、性格外向、開放、愛冒險等等，恰好與 ADHD（多動症）患者、雙相情感障礙患者、抑鬱症患者、藥物濫用患者身上的特徵有共通之處。Freeman 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近乎一般的創始人 / CEO，在人生的某一段時期，經歷過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問題。

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矽谷追求成功的文

化，把這些問題埋在了不爲人知的地方。矽谷的 CEO、成功的創始人，在矽谷生態圈裡被侍奉爲神人、天才——VC 追逐他們，戰投追逐他們，Rosewood 酒店的美女追逐他們，工程師追逐他們，就連還沒畢業的高中生都追逐他們。作爲這麼多人的偶像，就和所有的偶像一樣，大眾不允許你不完美，不允許你有精神疾病。

光鮮之下，是強挺著的靈魂。但誰又沒有脆弱的時刻？

說到高中生，生活在矽谷的人都知道，這裡是孩子們想擠進來的天堂，同時也是無數人想逃離的地獄。帕羅奧拓 Palo Alto，這一孕育著斯坦福大學的地方，也孕育著全美最優秀的一些高中。同時，這裡高中的自殺率，也是其他地方的 4 倍！

《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鉅金包》一書的作者溫妮斯蒂·馬丁通過自身的經歷，爲我們揭露了富人區充滿“男性凝視、女性焦慮”生活，這種生活是“人有我我也要”的普遍焦慮。而在矽谷，身邊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也四處蔓延。你哪裡畢業的？你在哪個科技巨頭工作？一年的年薪是多少？算上股票給你的 package 是多少？你的頭銜是什麼？你在哪裡買的房？你妻子做什麼工作的？這還只是灑灑水。終極問題便是類似“你孩子上的哪家學校？”，這種壓力傳入未成年的圈子裡，也無形中透露出經濟實力與社會階層的問題，困擾著每一個住在矽谷的人。

緊得不光是手頭，還有時間。當國內大佬們與碼農們因爲“996 制度”而辯論時，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矽谷的工作者卻在慶祝自己被剝削”。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讓卻不是爲了有更多的產出，而是爲了“表現積極性和團隊精神。”管理層不會告訴你要每天工作 10 至 14 個小時，但同時矽谷的晉升制度，又和你對團隊的 contribution、你所創造的價值和影響力緊密掛鉤。當團隊中有人超負荷工作的時候，如果你在 OKR 以外沒有做更多，有可能會因缺乏“主動性或熱情 contribution 不夠、影響力不夠而推延晉升過程。

實在做不下去了，向人事部門求援，得到的回復可能是找心理醫生聊聊。與心理醫生聊完之後，得出的結論又可能是“不適合在本企業繼續工作”這樣的回復。這次的事件，在某些科技公司高層眼中也不過只是一場臨時危機公關——“我們非常悲痛，但這不是我們的錯。我們關心員工，並告知了需要幫助請去找心理醫生諮詢。”——但該做的分內工作卻不能少，要不然進 PIP，這是沒有任何討論餘地的。

爲了在矽谷體面的生活，爲了留在美國，爲了夢想的工作，程式師們正在這種內卷中輪回。在這種近乎無解的情況下，程式師們在夾縫中求生存。“美國夢”是很美好，但可能只有在睡覺時才會實現。

“不成功毋寧死”的極端文化

除此以外，矽谷還流行著一種“不奮鬥，不成功，毋寧死”的文化。而這種價值觀也讓我們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從開始的“先做再道歉”（Act first, apologize later）到“在你可以之前，要一直假裝你就是可以的”（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知道是錯誤的“故意爲之”與“不懂裝懂”，但在創業公司與創投公司雲集的矽谷卻被奉爲圭臬。這不禁讓我們好奇，爲什麼矽谷會產生這樣的文化？

美國人類學家何柔宛（Karen Ho）曾寫過一本名爲《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書。在書中，她將華爾街“裁員即日常”的文化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市場的不穩定性導致了工作的不安全性，結果表現爲員工的不穩定性。

而在矽谷，創業企業與創投公司所面臨的市場更加不穩定，他們的工作也更不安全，因此，員工們穩定性會更差。他們可以通過樹立如邪教一般的企業文化，將企業創始人或者 CEO 神化來穩定軍心；可以通過過度壓榨員工，讓他們沒有力氣折騰，像齒輪一樣機械地工作，直到雇員的可利用價值像煙頭一樣熄滅；還可以利用政策來綁住外來移民，讓他們“長”在公司裡；但最重要的手段則是利用人性中的貪婪——對金錢的渴望，對名望的嚮往，以及對成功的定義。

如果說 A 的問題是 H1b 的牽絆，那麼有著國內頂級大學本科文憑，加拿大頂級大學博士的 W 之死就讓我們看到了矽谷殘酷的另一面了。W 於 08 年進入了某 IT 大廠，成爲基帶集成部門工程師。7 年之後，第一次被裁。2017 年，W 重回該公司，10 個月之後，再次被辭退，W 從總部辦公樓六樓跳下。W 有美國身份，經濟富足，但卻無法挺過這一關，這是爲什麼呢？說到底，還是和矽谷推崇的文化息息相關。他們不是無法接受離開美國，無法接受被裁員，而是無法接受自己是被裁的那一個。他們曾有過光輝的過去，所以拒絕現在的烏雲籠罩。

9 月 26 日，矽谷華人不滿臉書對於 A 去世採取的消極態度與應對措施，而組織了抗議活動。要求進行全面調查，給出真相，反對職場霸凌。但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想一想，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到底會將我們領向何方？

就像曾在多家科技公司就職過的 Tech Lead 在他對該事件的評論所言：沒有一家公司值得你爲它而死，也沒有一家公司是你的家庭。矽谷必須殺死這惡性循環的隱性文化，殺死每個人心中被放大的“我”。

畢竟在一切結束的時候，我們的生命，並不是被做完或沒做完的 PPT 和 spreadsheets，寫完或沒寫完的代碼定義的。

（文學城）

神秘遼寧首富 “王健林背後男人”

24 億造酒店送老婆？



據時代週報此前報導，孫喜雙是吉林人，只比1954年出生的王健林大1歲，原本從政，在做過一段貿易工作後，才進軍房地產行業。不過，目前關於孫喜雙的公開資料，主要是從2001年左右開始才出現的，這年他已48歲，而在此之前幾乎是一片空白。也正因此，有媒體稱其為48歲中年創業的企業家。但與王健林雷厲風行的軍人氣質不同，孫喜雙說話總是慢聲細語且笑咪咪的。

2001年，孫喜雙開始籌辦創建大連一方集團，進軍房地產。雖然當時已不是地產行業的最佳黃金期，但孫喜雙還是抓住紅利的尾巴，大賺一筆，並為此後的大規模投資萬達集團、百年人壽等公司做好鋪墊。

2006年3月，一方集團正式入股大連友誼集團，開始股權投資的第一步。同年9月，一方集團投資大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9.51%，成為第二大股東。

實際上，孫喜雙在早期便十分看好王健林和他的萬達，“我1993年就開始投資萬達了，王健林是一個幹實事的人，我投資萬達這個企業就是投資王健林這個人。”孫喜雙曾對時代週報記者如是說。

要知道，就在1992年，意氣風發的王健林，便將西崗區住宅開發公司正式改名為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且註冊資本高達1.2億。也就是說，孫喜雙是在萬達成立初期這個階段開始投資，且似乎擁有一筆

不小的資金。

2002年，萬達私有化進程啟動。大連萬達房地產總公司將持有的3000萬股轉讓給北京合興投資有限公司，轉讓價5000萬元。同時，華信信託也將其持有的600萬股，作價1220萬元轉讓給北京合興。至此，北京合興持有萬達3600萬股，一舉成為最大股東。

據企查查顯示，北京合興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2001年，註冊資本高達1000萬元，主要從事投資管理、投資諮詢、技術開發及轉讓、技術諮詢及服務等業務範圍，孫喜雙和王健林分別持有該公司30%的股份。不過，該公司目前已處於登出狀態。

兩人合作十分頻繁，被稱“王健林背後的男人”，兩度問鼎遼寧首富。2004年，房地產行業政策調控收緊，孫喜雙與王健林帶著一方集團和萬達，共同開發北京CBD萬達廣場，一頭紮進商業地產領域。

此後，孫喜雙還與王健林一起投資長白山國際旅遊度假區、西雙版納國際度假區、大連金石國際旅遊區等項目，兄弟兩人無一不賺得盆滿鉢滿。

時間來到2008年，當時正值金融危機，可手握重金的孫喜雙認繳2億元投資百年人壽，和大連港集團、融達投資等知名企業所持的股份完全一致。此外，他還成立一個沿海產業基金，專門用於投資新興產業以及中小型企業。

可即便如此動作頻頻，外界對孫喜雙依舊知之甚

少。直到2014年12月，萬達商業地產在港交所主機板掛牌上市，持有6.3%股權，成為唯一持股超5%自然人股東的孫喜雙，此時外界才注意到，原來在王健林“背後”，還有這樣一位摯友級的合作夥伴，“王健林背後的男人”的稱號也隨之而來。

有意思的是，王健林的足球夢想，或許也由孫喜雙守護。1998年，由於種種原因，王健林宣佈退出足球界。2015年，一方集團宣佈收購阿爾濱俱樂部，而就在2017年，大連足球提前兩輪重返中超。據京華時報此前報導，一方集團此次接手球隊，得到萬達集團的幕後支持。

據一方集團官網顯示，集團發展至今，已形成戰略投資、醫療健康、文旅體育、城市運營四大核心業務，遍及北京、上海、深圳、悉尼、東京等多個地區，總資產超過500億。

2016年，孫喜雙以305億元的財富，位列胡潤中國百富榜第50位，並一舉成為遼寧首富。而在去年的富豪榜上，孫喜雙以280億元的身家，再次成為遼寧首富。

“低調”兒子加大畢業，騎士套房住一晚6000多元

低調似乎會“遺傳”，相比頻頻在各大社交媒體“怒噴一切”的萬達公子王思聰而言，孫喜雙的兒子就顯得低調許多。孫喜雙的兒子曾就讀於美國南加州大學建築專業，而他還曾為大連地標式建築——大連一方城堡豪華精選酒店做過貢獻。

實際上，一般的5星級豪華酒店投資額在10億元左右，而成本回收的週期則需要15年。照此計算，耗資24億元的大連一方城堡豪華精選酒店，可謂一筆“虧本買賣”。不過，一方集團董事長孫喜雙卻表示，一方集團投資該酒店的初衷就不是為盈利，主要是給大連、給自己留下一座可以傳承的建築。”

有意思的是，外界一致認為，這是孫喜雙送給自己夫人的禮物，因為她就是該酒店的總經理。而在大連一方城堡豪華精選酒店的創意設計中，孫喜雙的兒子也做過貢獻。就是他說服孫喜雙，最終花費高價聘請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國WATG設計事務所主筆建築設計，僅設計費用就高達8500萬元。

市界發現，這家豪華酒店的價格，的確符合24億元的造價，可以讓普通人望而卻步。據精品酒店網站顯示，大連一方城堡豪華精選酒店住一晚的價格至少要在1000元以上，而最貴的騎士套房，價格更是高達6460元一晚。

(市界)



庫克首談 iPhone 11 降價：

蘋果一直努力保持低價

iPhone 11 系列開賣一段時間了，可蘋果 CEO 蒂姆·庫克還沒閑著。最近庫克開始了一年一度的歐洲之旅，在德國柏林，除了與開發者交流和參觀 Apple Store，庫克還在一次採訪中回應了最近一系列備受關注的問題。

在德國初創公司 Blinkist 的總部，庫克接受了德國雜誌 Stern 的採訪，談到了 iPhone 11 的定價、流媒體業務 Apple TV+、以及 App Store 的壟斷訴訟。

關於 iPhone 11 的定價

今年蘋果將新機基本款 iPhone 11 的起步價降到了 5000 元檔，比去年同樣定位的 iPhone XR 還下降了 50 美元（中國區的降幅為 1000 元人民幣）。對於遠超以往的降價力度，庫克表示，蘋果一直希望通過降低 iPhone 的價格擴大服務業務的規模。

我們一直嘗試將價格維持在盡可能低的水準。幸運的是，我們今年能夠降低 iPhone 的價格。降價的效果也立竿見影，預售首日 iPhone 11 在天貓和京東平臺的銷量比起 iPhone XR 分別增長了 335% 和 480%，不到 10 天銷量就突破 10 萬，庫克也興奮地表示：

iPhone 11 大受中國市場歡迎，蘋果正在趕緊加訂單。儘管蘋果未公佈預訂資料，但由於 iPhone 11 系列預售的火爆，多位蘋果分析師對這一代 iPhone 的銷量持樂觀態度。

天風證券分析師郭明錕將 2019 年新 iPhone 的預期發貨量由原來的 6500-7000 萬提升至 7000-7500 萬，多家投行分析師也得出了類似的

預測結果。正如此前愛范兒一篇文章中所分析的，蘋果新的定價策略，也承載著蘋果對 iPhone 業務的新預期。無論即將上線的一系列訂閱服務，還是 AirPods、Apple Watch 等可穿戴設備，iPhone 在其中的角色都不可或缺。改善 iPhone 的銷量，仍對蘋果有著重要意義。它遠不只是一部硬體設備那麼簡單，更是蘋果用以維繫一整個生態系統的核心。

關於 Apple TV+

在今年的蘋果秋季發佈會上，蘋果還正式發佈了流媒體平臺 Apple TV+，這項服務預計於 11 月 1 日在全球 100 多個國家上市，價格同樣為 4.99 美元 / 月，比 Netflix 等流媒體平臺更低。

此外使用者只要購買蘋果的新設備，就能免費獲得一年的 TV+ 服務，等於是「買硬體送會員」。當被問到 Apple TV+ 優惠的價格是否會讓 Netflix 這樣的流媒體感到壓力時，庫克給出了不一樣的回答。

我不認為競爭會令人感到害怕，視頻領域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不是一個你贏我就輸的問題，很多人都會使用多個服務，我們正在嘗試成為其中一個。事實上蘋果在流媒體業務上的思路和 Netflix 有很大區別。在內容風格上，蘋果不希望出現任何黃暴汗的內容，原創影視劇集走的是闔家歡路線。

同時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蘋果的長篇原創電影會先在電影院放映幾周，然後再在 Apple TV+ 上線，比起 Netflix，蘋果的策略似乎更像是亞馬遜的流媒體平臺 Prime Video。

蘋果顯然不希望像 Netflix 一樣跟傳統院線產生嚴重的矛盾，一位接近蘋果流媒體業務的人士告訴 Variety：我們不想成為 Netflix。

但和所有流媒體平臺一樣，燒錢是必修課，有消息稱蘋果在流媒體業務上的投入已經從最初的 10 億美元增至 60 億美元。

關於 App Store 的壟斷訴訟

5 月 13 日，美國最高法院以 5:4 投票裁定，支持下級法院繼續對蘋果 App Store 反壟斷訴訟一案進行審判，這起判決為更多類似的訴訟打開了大門，也把蘋果推上了風口浪尖。

起訴蘋果的使用者認為蘋果壟斷了 App Store 應用程式的銷售管道，並借助向協力廠商開發者收取約 30% 的傭金，導致了應用定價的不合理。

除此之外蘋果自家應用與外部開發者的應用的競爭也引發了爭議，前幾個月 Spotify 向歐盟發起申訴，指控蘋果通過對 App Store 的控制導致其競爭對手難以獲取音樂服務訂閱使用者。

談及 App Store 的壟斷訴訟，庫克表示「沒有任何理性的人會將蘋果視為壟斷者。」同時他還強調，在蘋果活躍的每一個市場都面臨激烈的競爭，蘋果並不佔據主導地位。

此前為了回應歐盟的反壟斷調查，蘋果還上線了一個新網頁，列舉一系列在 App Store 上線並取得成功，來自競爭對手的應用。不過隨著蘋果將業務重心轉向軟體服務，這樣的爭議可能還會一直持續下去。

（財經新聞）

風風雨雨話休斯敦 - 之四

卜一

上集敘述哈威水災，本集繼續並分析近日發生的伊梅爾達熱帶風暴的影響。

市區立交道淹水悲劇

休斯敦有許多公路的下穿立體交叉道 (underpass) 都沒有特別的排水設施，也沒有應有的警告標誌。往往一陣大雨就積水使交通堵塞，也常發生慘案。譬如在中國城 (Chinatown) 附近的鐵道下建了一個下穿立體交叉道。有一次只是一陣豪雨就積了幾英尺深的水。當晚有一位不太熟悉那裡的女士駕車經過下穿立體交叉道，車被積水淹沒，無法打開車門而被淹死了。

哈威過境時，這種慘案發生了好幾起。休斯敦城西的 8 號公路是本城最重要的環路 (loop) 之一，是城西的交通大動脈。在它與水牛溪交匯附近有一段較為低窪，因為沒有應有的排水系統，加之颶風過後上游水庫不斷放水，使得 8 號公路中斷好幾個星期，整個城的西部幾乎是癱瘓狀態。

伊梅爾達熱帶風暴

2019 年的伊梅爾達熱帶風暴 (Imelda Tropical Storm) 是美國有記錄雨量第五大的風災，最初於 9 月 14 日形成墨西哥灣內的低氣壓 (Upper level low)，開始緩慢地向西移動，9 月 17 日接近德克薩斯州海岸才成型為熱帶風暴 (Tropical Storm)。接著迅速發展，於下午 6:30 在 Freeport 登陸，當時風速為 40 英里 / 小時、中心氣壓為 1,005 millibars (29.7 inHg)。9 月 19 日上午降雨最多，有些區域降雨每小時超過 5 英寸 (130mm)，休斯敦之東的 Winnie 小鎮雨量最高達到 42 英寸 (1100 mm)。這個熱帶風暴帶給德克薩斯和路易斯安那州豪雨，造成水淹。

伊梅爾達帶給休斯敦百姓的教訓

與哈威颶風相比，伊梅爾達熱帶風暴是屬於「短平快」型的水患，降雨時間不長、涉及範圍不廣，但休斯敦一些局部區域受災慘重，與哈威颶風情況不相上下。

國際機場淹水關閉：休斯敦的國際機場 (Houston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在 19 日上午降下豪雨，跑道淹水，飛機起落危險，機場附近的公路也大多淹沒，無法通行。只得關閉機場好幾個小時，造成 655 次航班被取消或延誤。原本去接送乘客的車輛大多被水淹阻塞，在公路旁等待六七個鐘頭才能通行。我與老妻從北京飛回，原本在上午 10 點就應在該機場降落，結果飛到達拉斯機場 (Dallas-Fort 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在跑道、停機坪待了好幾小時，然後搭乘巴士，回到休斯敦機場已是午夜，整整折磨了 14 個鐘頭，疲憊不堪！



Brazos River 的水位高於附近村落



筆者村裡的馬路淹水成災



Missouri City 一個村子有六百家房子進水

另外哈比 (Hobby) 機場也位於城東部，受災情況也十分嚴重。

第一瓶頸：Allen Park Way 與 Memorial Drive，這兩個由西邊通往市中心的要道，也就是「第一瓶頸」，受災狀況和哈威來襲時相同，全部淹沒。靠近 610 公路的豪華旅館——Houston OMNI Hotel 的一樓和庭院都被水牛溪漲水淹沒。我事後打電話去問旅館前臺，他們告訴我這次伊梅爾達熱帶風暴來臨，他們旅館安然無恙；幾天後到那裡觀察，遇到幾位工作人員，他們告訴我：「這個旅館這次淹慘了，過去五年淹了四次大水，



許多義工涉水趕往搶救、善後

應該是時候整治水牛溪了！」

第二瓶頸：號稱「第二瓶頸」的市中心與哈威來時別無二致，靠近水牛溪的房屋、道路、橋樑都被洪水淹沒。

第三瓶頸：以往受「第三瓶頸」影響，嚴重淹水的 Brays Bayou 兩岸，卻是安然無恙。因為西南區沒有遭到豪雨，得以躲過一難。

中國城：休斯敦的中國城經過幾小時的傾盆大雨，道路大多淹沒，交通堵塞了近半日。

高速公路：許多高速公路的交口，特別是低窪的立交道，都漲了水，同時發生幾起車輛進水喪命的慘案。

城東區住宅區：和上次哈威颶風相似，許多城東區的住宅區成為澤國，許多學校關閉停課。

直到近日的統計，此次水災至少有五人喪命；至於經濟的損失，還沒見到可靠的資料。但自從哈威颶風以來，引起人們對休斯敦的房地產很大的疑問，這次伊梅爾達熱帶風暴使人感到休斯敦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某